

# 香港美協舉行會員大會暨春茗晚宴 林天行：畫出更多作品說好香港故事

【大公報訊】記者徐小惠報道：蓬勃的文化發展離不開每一位藝術家和市民的支持。匯聚了近300名藝術家會員的「香港美協」於昨日(2月26日)舉行「香港美協2023年會員大會暨春茗晚宴」，香港美協藝術家與熱愛及支持藝術的政、商、學術、傳媒、專業等界別人士齊聚一堂、互相交流，大家期盼在疫情之後、社會復常、兩地全面通關之際，迎來藝術作品和藝術交流的蓬勃發展。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孫兆敏，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副總編輯王凱波，香港文聯主席馬逢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總裁李濟平，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香港文聯顧問鄭培凱，紫荊雜誌社長楊勇，深圳市文聯名譽主席、香港美協顧問董小明，香港藝術發展局副主席楊偉誠，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主席、香港美協顧問馬浩文，

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等出席並主禮。  
**迎來藝術交流的春天**

林天行在致辭中表示，「藝術是很艱難的，藝術的推廣更加艱難，需要很多熱愛藝術的朋友的奉獻和支持。」他說，經過三年疫情，春天終於來了。「三年疫情煎熬着香港的藝術家，但香港美協的畫家沒有「躺平」，他們用畫筆抗疫，撫慰心靈。通過線上、線下等形式，用手中的筆感動大家，讓大家繼續生活下去。」他談到，疫情讓大家更加團結，香港美協在疫情期間和很多的藝術單位合作展覽，包括集古齋、一新美術館、藝術香港等，去年還在賽馬會的贊助下舉行「《繼往開來》——香港藝術家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作品展」，大家一起把香港的藝術推向更遠的地方。林天行表示，香港很榮幸得到國家支持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我們肩膀擔子很重，要說好香港故事，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推向世界各地。」

馬逢國在致辭中回顧過往香港文聯與香港美協的合作經歷，並提到國家「十四五」規劃首次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不但是對香港多年來蓬勃發展的文化藝術事業充分肯定，更為香港文化藝術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他說，與此同時香港還進一步完善了文化發展的頂層設計，「我相信本港藝術的整體發展必將大步向前。」馬逢國說：「我期盼香港美協繼續團結香港藝術界，吸納更多本地年



▲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  
 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



▲香港美協主席團成員、美協顧問、理事與主禮嘉賓大合影。 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

輕的優秀美術人才，並舉辦更多有影響力的大型美術活動。共同攜手，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為香港和國家的文化藝術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而後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馬逢國更表示，隨着兩地全面通關，香港將迎來兩地文化藝術交流的蓬勃發展，也期待能夠迎來優秀藝術作品的集中出現。

去年當選為廣東省美協兼職副主席的香港美協副主席廖井梅昨晚告訴大公報記者，伴隨兩地交往復常，內地文聯的各個界別已經將來港交流的計劃提上日程，期待他們可以將內地經典的藝術作品帶來香港交流學習。汪明荃昨日也到場，她提到自己接下來一段時間的工作和演出計劃仍會在香港。



# 光影斑駁映古今 水木清華彰國運

——讀《老照片背後的清華故事》

近日，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與清華大學校史館合作，在香港孫中山紀念館舉行「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清華大學的人和事」專題展覽，共展出60餘組/件清華校史的珍貴資料。對於希望進一步了解清華的朋友來說，閱讀校史圖書是最方便有效的方法。事實上，清華校史如今已成專門研究領域，成果豐碩。對於大眾閱讀而言，史料扎實、行文流暢、圖文並茂的書籍無疑是上上之選。在這方面，我以為，近年來的新作首推《老照片背後的清華故事》（金富軍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年；以下簡稱《老照片》）。本書融清華精神和清華歷史於一爐，以圖說史，娓娓道來，讀來大有收穫。

谷中風

本書分為「學校發展」「人才培養」「科研與服務」「校園文化」和「人物」等幾個板塊。全書從小處着眼，以一張張歷史圖片引出一個個故事，但作者心中存有清華發展大脈絡，故選題取材均扣在校史的關節點上。

### 刻畫清華精神的圖譜

開篇之作《筆路藍縷創校元勳》引用了「1909年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合影」，前排居中坐着的周自齊、范源濂和唐國安，便是創校的三位領導。《曹雲祥校長奠定民主管理基礎》一文，介紹了曹校長推動教授治校在清華確立的過程。1928年出任校長的羅家倫，則提出「羅致良好教師，是大學校長第一個責任」。正是這樣的辦學體制和人才力量，為清華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在清華的「校長譜」上，梅貽琦無疑是最閃耀的一顆星。關於梅校長可說的實在太多了，本書中的《大師與大樓》一篇聚焦梅貽琦「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名言，結合語境，深思細研，作出了周密而有新穎的解讀。書中指出，在梅貽琦看來，設備和教授是進行高深研究必備的兩個條件。但是，他在高看「大師」的同時，並沒有否定「大樓」的價值。而他所謂的「大樓」也只是形象的說法，其內涵包括「建築及設備方面」。在此基礎上，作者進而指出，羅家倫、竺可楨等著名的大學校長其實都有類似的思想和言論，梅貽琦只是說出了卓越教育家群體的共識。當代中國正走在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亟需科教興國戰略的支撐。在此背景下，閱讀書中篇什，更覺其強烈的現實意義。

通讀《老照片》的讀者，定會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寓清華校史於中華民族復興史的學術襟懷。作為在清華求學治學二十餘載又以清華校史研究為專業的學者，本書作者深刻洞悉清華與國運的密切關係，故而從浩如煙海的校史資料中擷取體現清華精神的珍貴部分，以流暢的文字加以呈現。書中對清華的航空風洞、滑翔機、防毒面具等研究項目以及邊疆研究會、航空研究所等學術組織作了專門介紹，其立意非僅挖掘一人一事，而在闡明清華人以國是為念，學術科研服務國家民衆的辦學宗旨。

### 撥開「傳說」的迷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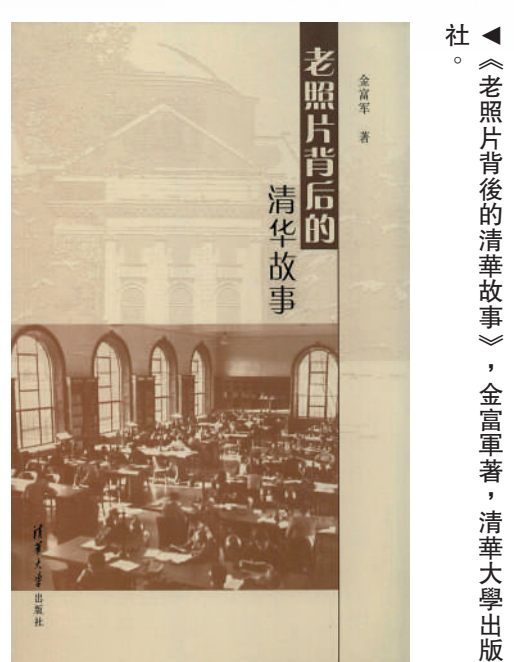
清華往事在國人口中時有「傳奇」。尤其在近年來「民國熱」「名人熱」的影響下，校史上的人物、故事真真假假，在坊間輾轉流傳。《老照片》一書以扎實的史料和細密的考辨澄清了不少誤傳。比如，清華100多年發展史上，1911—1928年為「清華學堂、清華

學校時期」，這個階段有時被誤認為是「中學」，實際上並非如此。清華開辦初衷為「留美預備」，進行的是完整的中學教育加大學一二年級，正如吳景超指出的，當時從清華畢業赴美的學生，文科可插班大三或大四，實科則插大二或大一。

書中《關於「破格」》一篇尤值得稱道。作者先舉出徐士瑚、張民覺、錢鍾書、吳晗被「破格」錄取的例子，這些「美談佳話」有的源自個人回憶，有的來自新聞報道，繼而以1925—1933年清華錄取標準為依據，指出這幾個人進入清華其實都符合當年招生要求，均為正常錄取，談不上「破格」。比如，1925年清華學校大學部錄取分數線是各科總平均47分，且不考慮單科成績，而徐士瑚平均成績68分，符合標準。錢鍾書考入清華的1929年，錄取要求是國文英文數學三門平均不低於40分，且國文和英文不低於45分、數學不低於5分，按照坊間流傳的說法，錢鍾書數學是15分，自然也已達線。至於吳晗，是以插班生身份入學的，而插班考試不考數學，因此也屬於正常錄取。作者由此發出感慨「清華歷史上人才輩出，主要不是『破格』，而正是堅持『守格』的結果」。誠哉斯言。

### 打撈飄散的記憶

歷史與記憶糾纏不清，而史學的根本任務是求真，這意味着寫史者必須對記憶進行確認或修訂。《老照片》中對清華校史上不為人熟悉的內容的展現，構成一大看點。比如，作者以《歷史上的農業學系》《農事講習所》和《1934—1937年的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三篇文章，對清華大學的農學研究作了比較詳細的考證。1926年4月下旬，清華決議成立農業學系，「專門造就開墾人才」，主持者為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畜牧獸醫學家虞振鏞。清華的農學研究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創辦了北京模範奶牛場、試驗農場等。1928年，農業學系還和燕京大學、香山慈幼院、華洋義賑會合作，組建了北京農事講習所。講習所設在北京西郊，接近燕京大學東側，直接吸收農村子弟入學，幫助他們用較短時間學會農業實用知識，再回農村推動振興農業。在開學典禮上，馮友蘭代表清華大學講話，勉勵同學們打破舊的觀念，將來回到鄉間去，做一個有知識的農民。1930年3月12日，講習所改名為新農農業學校，取義革新農業、造就新農民。後來，農業學系和農事講習所雖然結束了，但清華的農業研究和教育仍在繼續，1934年8月，成立了農業研究所，下設蟲害、病害兩個組。抗戰期間，清華與北大、南開組建西南聯大，農業研



▲《老照片背後的清華故事》，金富軍著，清華大學出版社。

究所也隨之南遷。抗戰勝利後，又發展為清華大學農學院，為我國農業研究與人才培養作出了巨大貢獻。

清華師生的事跡考證，是本書的又一看點。作者爬梳校史資料，打撈出不少鮮為人知的往事，專門挖掘了李大釗、陳毅、聶耳等人與清華的關係，還以專文介紹了多名為國捐軀的清華人。比如，1920級校友楊光泮，曾任中國駐菲律賓馬尼拉總領事，在菲律賓廣為宣傳中國抗日事跡，積極為廣大華僑爭取利益。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駐菲美軍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撤離時，在自己專機上給楊光泮預留了座位，但他表示：身為外交官，未奉命令，絕不擅離職守。1942年4月17日下午1時30分左右，不幸被日寇殺害。1923級校友齊學啟，抗戰期間隨緬甸遠征軍作戰，中彈被俘後，堅貞不屈，痛斥漢奸，彌留之際，300多名盟軍戰俘為他祈禱，被譽為「現代文天祥」。

再如，曾任桂林、上海《大公報》總編輯的著名新聞人徐鑄成，一般都知道他曾學於北京師範大學。其實，他和清華也有一段學緣。1926年，他以徐錫華之名考入清華大學大學部政治學系，頓時被清華的環境所吸引，「彷彿劉阮上天台」。他抓緊這一學習機會，對楊樹達、溫德、馬約翰等清華名師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每晚常喜鑽入書庫，翻閱大英百科全書及自創刊號起之《東方雜誌》等，必至閉館鈴響，始猛然驚覺，匆匆離館」。雖然徐鑄成在清華讀書不到一年就離開了，但「以後對她還很眷戀，關心她的一動一靜」。我想，徐鑄成的話代表了廣大清華人的心聲，而他們對母校的關注，又寄託着深沉的民族和文化感情。



▲「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清華大學的人和事」專題展覽，即日起至5月31日在香港孫中山紀念館政府新聞處舉行。



▲1909年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合影。 書中插圖



▲清華研製的滑翔機。 書中插圖